



□ 星级记者 刘海泉/文
记者 黄洋洋/图

年轻时，他因为感情受挫，精神失常。从四处乱跑，到拆屋烧房，病情愈发严重。

如今，他身无寸缕，蹲在阴暗潮湿的屋内，喃喃自语，脚踝被一米多长的锁链牢牢拴住。一关20年，每寸铁链的背后，都是年迈双亲深深的痛苦和无奈。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望江县武昌湖畔一个偏远的村庄。

山野“囚”徒

赤身裸体，戴着铁链他时刻喃喃自语

望江县太慈镇是个农业大镇，位于武昌湖畔，在镇东部，山峦重叠之间，有个叫群星的村子。

7月14日，一路询问，安徽财经网、市场星报记者来到了此行采访的地点。这是村庄一个地势低矮的角落，坐落着三间简陋的平房。

闻听有人来，年迈的童满阳和周巧兰夫妇从屋内出来。76岁的童满阳，头发花白，走路只能躬着背慢慢走，“我小时候就腿脚残疾，用不得力，做不得重活。”

平房的左侧，是一间上锁的屋子，仅有一个朝南的狭小窗户。老人打开门锁，里面形似一个套

间，外面堆放着柴禾，走进屋内，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惊。

空荡荡的房子，气味难闻，地面潮湿阴暗，一个赤身裸体的中年男子，蹲在一块破旧、脏兮兮的床板上，右脚踝被一根铁链牢牢拴住，拴脚踝的一端绑着布条，铁链一米多长，另一端则固定在地面上的一个铁桩上。

男子不停地喃喃自语，外人走近，他全然不顾，仿佛周围的一切与自己无关。

这个被锁住的男子名叫童结兵，1971年出生，重症精神病患者。



屋内仅有的光线 一扇小窗



男子平时吃饭喝水的“餐具”



年过7旬的老两口照顾着儿子



政府对他们很照顾，全家一年能拿到5000多元补助

母亲抹泪：他曾经是个勤劳的好孩子

童满阳和周巧兰老人有三个子女，童结兵是他们唯一的儿子。

“他年轻的时候，勤快懂事，是个好孩子。”周巧兰止不住抹泪，“小时候都好得很，初中毕业后在油坊里做事，有把好力气。后来谈对象的时候，因为对方家里不同意，就受刺激了。”

据两位老人介绍，儿子首次发病大概是1995年，家里将其送到安庆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后再次发作，病情也越来越严重。

采访时近中午，周巧兰老人从屋内地上，拿出一个脏兮兮的铁瓷盆和几个空矿泉水瓶，瓷盆内仍残留着一些饭食。

“一日三餐，就用这个盆子装好，送到里面。”老人一边说，一边颤巍巍地走进厨房，为儿子准备午饭。

拆屋烧房，无奈之下，铁链锁手脚一关20多年

儿子精神失常，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，一下子跌入谷底。

“一开始，他就是往外乱跑，望江县城、华阳镇，都跑过，我们年龄大了，哪儿找到人？”童满阳老人告诉市场星报记者，20年前，为了看住儿子，他们开始将儿子关在房里。

但是情况愈发糟糕。

“他把床拆掉，窗户拆掉，把身上的衣服撕得粉碎。冬天的时候，冷不过，就穿件上衣，下面他是从来不穿的。”

童满阳介绍说，儿子病发作起来让他们根本无法控制，“后来，他顺着墙洞往上爬，攀上房梁，最后上了房顶，把屋顶全拆光了。还有一次，他跑出来点火，把房子烧坏了。”

治不好，关不住，家人既无助又无奈。最终，童满阳叫人做了一条铁链，将儿子手脚拴住。

据老人介绍，2013年，当地民政部门也曾将童结平送到桐城治疗了半年。回来后好了大概一个多月，但是之后再次犯病。无奈之下，老两口只好再次将他锁在房中。

老父感恩，若无政府救助早出门乞讨

一级残疾，一年补助金1000元，三口均为低保，补助金为1425元，翻开童满阳老人递过的残疾人证和存折，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年政府救助的情况。

“感谢党，感谢政府，要不然，我们家这种情况早就出门讨饭去了。”当问及生活情况时，童满阳老人和老伴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。

童满阳和老伴今年都已经76岁了，左腿残疾的童满阳，前些年靠一台老式缝纫机帮邻里缝缝补补赚点钱，老伴一直在外捡废品，家庭贫困。

“我当年也是初中生，还在小学当过民办教师，教了7年。”童满阳老人无奈地说，“那时候家庭还勉强过得去，自从儿子一得病，家庭就垮了。两个女儿家庭条件也不好，指望不上。感谢党和政府记得我们，现在我们一年能拿到5000多块，吃穿没问题。”

一旁的周巧兰老人又抹起了泪，“儿子病了这么多年，不指望他能好，我们活着，能给他一碗饭吃就行了。”